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
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編號 D8621700

卷十一

第十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十一

一

仰一夕無病而終這是後話正是

一首新詞弔麗容

貞魂含笑夢相逢

雖為翰苑名賢事

編入稗官小史中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早潮纏罷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四句詩是唐朝白樂天杭州錢塘江看潮所作話
中說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
錦繡腹隱珠璣奈時運未通三科不第時值深秋心
懷抑鬱欲渡錢塘往嚴州訪友命童子收拾書囊行
李買舟而行擡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
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蘇東坡江神子詞為

證

鳳皇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匕，何處飛來，及自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听，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李生正看之間，只見江口有一座小亭，扁曰秋江亭，舟人道：這亭子上，每日有遊人登覽，今日如何冷靜。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看冷靜時，去看一看。叫家長與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將船放到亭邊，停橈穩纜。李生上涯，步進亭子，將那四面窓

白粉日叫教通

欄推開，倚欄而望，見山水相鄰，洞天一色。李生心喜，叫童子將卓椅拂淨，焚起一炷好香，取瑤琴橫於卓上，操了一回，曲終音止，舉眼見牆壁上多有留題字跡，不一，獨有一處連真帶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視之，乃是一首詞，名西江月，是說酒色財氣四件的短處。

酒是燒身焰，色爲割肉鋼，及財多招忌，損人前氣，是無煙火藥。○四件將來合就，相當不欠分毫。勸君莫，亦最爲高，終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罷，笑道：此詞未爲確論，人生在世，酒色財氣

四者脫離不得若無酒失了祭享宴會之礼若無色
絕了夫妻子孫之事若無財天子庶人皆沒用度若
無氣忠臣義士也盡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詞與他解
釋有何不可下磨得墨濃醮得筆飽就在西江月
背後也帶草連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萬事一醉善解千愁陰陽和順喜相求
孤寡須知絕後○財乃潤家之寶氣爲造命之由
助人情性反爲仇持論何多差謬

李生寫罷擲筆於卓上見香煙未盡方欲就坐再撫
一曲忽狀盡落前一陣風起

善聚庭前草

能開水上萍

惟聞千樹吼

不見半分形

李生此時不覺神思昏迷伏几而卧朦朧中但聞環
珮之聲異香滿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黃一穿紅一穿
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萬福李生此時似
夢非夢便問四女何人爲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
妾姊妹四人乃古來神女遍遊人間前日有詩人在
此遊玩作西江月一首將妾等辱罵使妾等羞愧無
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與妾身解釋前冤
特來拜謝李生心中開悟知是酒色財氣四者之精

全不畏懼便道四位賢姐各請通名四女各言詩一
句穿黃的道

杜康造下萬家春

穿紅的道

一而紅妝愛殺人

穿白的道

生死窮通都屬我

穿黑的道

氣血世界滿乾坤

原來那黃衣女是酒紅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財黑衣

女是氣李生心下了然用手輕招四女你四人聽我

分剖

香甜美味酒為先

美貌芳年色更鮮

財積千箱稱富貴

善調五氣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謝道既承解釋復勞褒獎乞先生於吾

姊妹四人之中選擇一名無過之女奉陪枕席少敘

恩環李生搖手連聲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

丹桂無心戀野外聞花請勿多言恐虧行止四女笑

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儷非路柳牆花之

比漢司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衛公開國元勳一納

文君一收紅拂、反作風流話柄、不聞取譏於後世、况佳期良會、錯過難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馬、拿把不定、不免轉口道、既賢姐們見愛、但不知那一位是無過之女、小生情願相留、言之未已、只見那黃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無過之女、李生道、怎見賢姐無過、酒女道、妾亦有匹、

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壯膽、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雪月風花玩賞、

又道、還有一句要緊言語、先生聽着、

好色能生疾病、貪盃總是清狂、八仙醉倒紫雲鄉、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個八仙醉倒紫雲鄉、小生情願相留、方留酒女、只見那紅衣色女向前、柳眉倒豎、星眼圓、睜道、先生不要聽賤婢之言、賤人我且問你、你只講酒的好處就罷了、爲何重已輕人、亂講好色的能生疾病、終不然三四歲孩兒害病也、從好色中來、你只誇已的好處、却不知已的不好處、

平帝喪身因酒毒

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

醉後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士國喪身，皆酒之過。小生不敢相留。只見紅衣女、妖三、媵三的走。近前來道：妾身乃是無過之女，也有西江月爲證。

舞羨鴛鴦交頸，又看連理花開。無知花鳥動情懷。豈可人無歡愛。○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貪意多才。紅羅帳裏兩和諧，一刻千金難買。

李生沉吟道：真個一刻千金難買，縱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發怒罵道：賤人怎麼說，千金難買，終不然我到不如你，說起你的過處儘多。

尾生橋下水涓上

吳國西施事可伶

貪恋花枝終有禍

好姻緣是惡姻緣

李生道：尾生喪身，夫差亡國，皆由於色。其過也不下於酒。請去請去。遂問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盡三才杈柄，榮華富貴從生。縱教好善聖賢心，空手難施德行。○有我人皆欽敬，無我到處相輕。休因閒氣開和爭，問我須知有命。

李生點頭道：汝言有理。世間所敬者財也。我若有財，取科第如反掌耳。纔動喜留之意，又見黑衣女粉臉生嗔，星眸帶怒，罵道：你爲何說？休爭閒氣爲人在世。

沒了氣，还好我想着你。

有財有勢是英雄。

命若無時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

銅山不助鄧通窮。

李生搖首不語，心中暗想：石崇因財取禍，鄧通空有錢山，不救其餓，財有何益？便問氣女：卿言雖則如此，但不知卿於平昔間處世何如？黑衣女道：像妾處世

一自混元開闢，陰陽二字成功，含爲元氣散爲風，萬物得之萌動。○但看生身六尺，喉間三寸，流通財和酒色，盡包籠無氣誰人享用。

氣女說罷，李生還未及答，只見酒色財三女齊聲來講：先生休听其言，我三人豈被賤婢包籠乎？且听我數他過失。

霸王自刎在烏江。

有智周瑜命不長。

多少陣前雄猛將。

皆因爭氣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躊躇思想：呀，四女皆爲有過之人，四位賢姐，小生襦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請回去。四女此時互相埋怨：這個說先生留我，爲何要你打短？那個說先生愛我，爲何要你先話不投機，一時間打罵起來。

酒罵色盜人骨髓色罵酒專惹非災財罵氣能傷
肺腑氣罵財能損情懷直打得酒女烏雲亂色女
室髻歪財女搥臂叫氣女倒塵埃一个上鬢鬆髻
髮遮粉臉不整金蓮撒鳳鞋

四女打在一團攪在一處李生暗想四女相爭不過
爲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勸解被氣女用手一推先生
閃開待我打死這三个賤婢李生猛然一驚衣袖拂
着琴絃噹的一声响驚醒回來擦磨睡眠定睛看時
那見四女踪跡李生撫髀長嘆我因關心太切遂形
于夢寐之間據適間夢中所言四者皆爲有過我爲

何又作這一首詞贊揚其美使後人觀吾此詞恣意
於酒色沉迷於財氣我卽爲禍之魁首如今欲要說
他不好難以悔筆也罷如今再題四句等人酌量而
行就在粉牆西江月之後又揮一首
飲酒不醉最爲高
好色不乱乃英豪
無義之財君莫取
忍氣饒人禍自消

這段評話雖說酒色財氣一般有過細看起來酒也
有不曾飲的氣也有耐得的無如財色二字害事但
是貪財好色的又免不得喫幾盃酒免不得淘幾場
氣酒氣二者又總括在財色裏面了今日說一椿異

問單為財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禍來後來悲歡離合
做了錦片一場佳話正是

說時驚破奸人胆

話出傷殘義士心

却說國初永樂年間北直隸涿州有箇兄弟二人姓
蘇其兄名雲其弟名雨父親早喪單有母親張氏在
堂那蘇雲自小攻書學業淹貫二十四歲上一舉登
科殿試二甲除授浙江金華府蘭谿縣大尹蘇雲回
家住了數月憑限已到不免擇日起身赴任蘇雲對
夫人鄭氏說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願為好
官此去止飲蘭溪一杯水所有家財及數收拾將十

憑文憑

分之三留為母親供膳其餘帶去任所使用當日拜
別了老母囑付兄弟蘇雨好生侍養高堂為兄的若
不得罪於地方到三年考滿又得相見說罷不覺慘
然淚下蘇雨道哥也榮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
持不必掛懷前程萬里須自保重蘇雨又送了一程
方別蘇雲同夫人鄭氏帶了蘇勝夫妻二人伏車登
途到張家灣地方蘇勝稟道此法是水路該用船隻
偶有順便回頭的官座老爺坐去穩便蘇知縣道甚
好原來坐船有不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
貨都裝載得滿七的却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

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
 銀子送他為孝順之禮謂之坐船錢蘇知縣是個老
 實的人何曾曉得恁樣規矩聞說不要他船錢已自
 勾了還想甚麼坐船錢那蘇勝私下得了他四五兩
 銀子酒錢喜出望外從旁攛掇蘇知縣同家小下了
 官船一路都是行冰渡了黃河過了揚州廣陵駟將
 迎儀真因船是年遠的又帶貨太重發起漏來滿船
 人都慌了蘇知縣叫快二攏岸一時間將家眷和行
 李都搬上岸來只因搬這一番有分教蘇知縣全家
 受禍正合着二句古語道是

漫藏誨盜

冷客誨淫

却說儀真縣有个慣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埧
 上街居住又攪山東王尚書府中一隻大客船裝載
 客人南來北往每年納這船租銀兩他合着一班水
 手叫做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這一班
 都不是个良善之輩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時常
 攬了載約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時半夜三更悄悄地
 將船移動到僻靜處把客人謀害劫了財帛如此
 十餘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這此夥計一个二羹香
 飯熟飽食煖衣正所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你道徐

偏剛
良按难道如何也慢言
類俊更富貴之子如何
下八歲遂沒老遂可中
有個緣故此文可矣

能是儀真縣人如何却攬山東王尚書府中的船隻
況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难道打不起一隻船是有
個緣故王尚書初任南京為官曾在揚州娶了一位
小奶子後來小奶子父母却移家於儀真居住王尚
書時常周給後因路遙不便打這隻船與他教他預
租用度船上豎的是山東王尚書府的冰櫃下水時
就是徐能抱攬去了徐能因為做那私商的道路到
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書府的名色又有勢頭人
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敗露今日也是蘇知縣
合當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閒在家徐能正在岸上

尋主顧聽說官船發漏忙走來看見搬上許多箱
籠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動火結末又走個嬌二滴二
少年美貌的奶子上來徐能是個貪財好色的都頭
不覺心窩發痒眼睛裏迸出火來又見蘇勝搬運行
李料是僕人在人叢中將蘇勝背後衣袂一扯蘇勝
回頭徐能陪個笑臉問道是那裏去的老爺莫非
換船麼蘇勝道家老爺是新科進士選了蘭溪縣知
縣如今去到任因船發了漏板時上岸若就有個好
船換得發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裏道這山東
王尚書府中木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

找字典倍音丸補不足曰

好、又堅固、又乾淨、慣走、折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
的、今晚若下船時、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陣順風、不幾
日、就吹到了、蘇勝歡喜、便將這話、稟知家主、蘇知縣
叫蘇勝先去看了船口、就議定了船錢、因家眷在上、
不許搭載一人、徐能俱依允了、當下先秤了一半船
錢、那一半、直待到縣時、找足蘇知縣家眷行李、重複
移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尋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幫手、
趙三等、都齊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買了神福、正要
開船、岸上、又有一個漢子、跳下船來、道、我也相幫你
們去、徐能看見、呆了半晌、原來徐能有一個兄弟、叫

做徐用、班中都稱為徐大哥、徐二哥、真個是有性善
有性不善、徐能慣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
船上、徐能要動手、脚往二被兄弟阻住、十遍到、有八
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瞞了兄弟、不去叫他、那
徐用却自有心、听得說、有個少年、知縣換船、到任寫
了哥子的船、又見哥二去喚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
不對他說、心下有此疑惑、故意要來船上相幫、徐能
却怕兄弟阻攔他、這番穩善的生意、心中嘿、不喜、
正是

涇渭自分清其濁

薰蕕不混臭和香

良按許搭我故叫

却說蘇知縣臨欲開船，又見一個漢子趕將下來，心中到有些疑慮，只道是趁船的叫蘇勝，你問那方纔來的，是甚麼人。蘇勝去問了來，回復道：「船頭叫做徐能，方纔來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親弟。蘇知縣想道：這便是一家了。是日開船，約有數里，徐能就將船泊岸，說道：風還不順，眾弟兄且喫神福酒。徐能飲酒中間，只推出茶上岸，招兄弟徐用，對他說道：「我看蘇知縣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隨的又止一房家人，這場好買賣，不可挫過，你却不要阻攔我。」徐用道：「哥，此事斷然不可，他若任所回來，盈囊滿篋，必是貪賍



所致不義之財，取之無碍。如今方纔赴任，不過家中帶來幾兩盤費，那有千金。況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的一位星宿，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後來必然懊悔。徐能道：「財采到不打緊，還有一事好，一個標致奶子，你哥正死了嫂，房中沒有個得意掌家的，這是天付姻緣，兄弟這番須作成做哥的，則个徐用又道：從來相女配夫，既是奶子，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婦拆散了，強逼他成親，到底也不和順。此事一發不可，這裏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噥噥，船艙上趙三望見了，正不知他商議甚事，一跳上岸來，徐用

良按而囀西廂注多言也

消用也

良按稗直後史云字
夏个一刃兩截的硬沒
决无他說

趙趁信字夜七

見趙三上岸洋三的到走開了趙三問徐能適總與
二哥說甚麼徐能附耳述了一遍趙三道既然二哥
不從到不要與他說了只消兄弟一人便與你完成
其事今夜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
叫做趙一刀原來趙三為人粗暴動不動自誇道我
是一刀兩段的性子不學那粘皮帶骨因此起個異
名叫做趙一刀當下眾人飲酒散了杖時歇息看看
天晚蘇知縣夫婦都睡了約至一更時分開得船上
起身收拾篷索叫蘇勝問時說道江船全靠順風起
這一夜風使去明早便到南京老爺們睡穩莫要

開只等我自行那蘇知縣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
當听得這話就不問他了却說徐能撐開船頭見風
色不順正中其意拽起滿蓬倒使轉向黃天蕩去那
黃天蕩是極野去處船到蕩中四望無際姚大便去
拋鉄猫楊辣嘴把定頭艙門只沈鬍子守舵趙三當
先提着一口滾風刀徐能手執板斧隨後只不叫徐
用一人却說蘇勝打鋪睡在艙口听得有人推門進
來便從被窩裏鑽出頭向外張望趙三看得真一刀
砍去正劈着頸子蘇勝只叫得一聲有賊又復一刀
砍殺拖出艙口向水裏攏下去了蘇勝的老婆和衣

睡在那裏聽得響，摸將出來，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大點起火把，照得船中通亮，慌得蘇知縣雙膝跪下，叫道：「大王行李分毫不要了，只求饒命。」徐能道：「饒你不得。」舉斧照頂門砍下，却被一人攔腰抱住，道：「使不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

病篤遇仙來

你道是誰？正是徐能的親弟徐用。曉得眾人動，揮不幹好事，走進船來，却好抱住了哥，扯在一邊，不容他動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騎虎之勢，黑不得手了。」徐用道：「他中了一場進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

他財帛盡了，他妻小殺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也忒罪過。徐能道：「兄弟別事，听得你這一件，听不得你留了。」他便是禍根。我等性命難保，放了手。徐用越抱得緊，便道：「哥，既狀放他不得，拋在湖中，也得個全屍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語。」徐用道：「哥，撒下手中凶器，兄弟才好放手。」徐能果狀把板斧撒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对蘇知縣道：「免免你。」一斧只是鬆你，不得便將麻纜捆做一團，如一隻餛飩相似，向水面撲漚的丟將下去。眼見得蘇知縣不活了。夫人鄭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裏容他，把船門

良按縣標通

關閉撥回船頭將篷扯滿又使轉來原來江湖中除
了頂頭大逆風往來都使得篷儀真至邵伯湖不過
五十餘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埧口上徐能回家喚了
一乘肩輿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二上轎一路哭
啼三竟到了徐能家裏徐能分付朱婆你好好生勸
慰奶三到此地位不由不順從不要愁煩今夜若肯
從順還你終身富貴強似跟那窮官說得成時重二
有賞朱婆領命引着奶二歸房徐能叫衆人將船中
箱籠盡數搬運上岸打開看了作六分均分殺倒一
口猪燒利市紙連翁鼻涕范剥皮都請將來做慶賀

筵席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二不仁到夜來必
朕去逼蘇奶三若不從他性命難保若從時可不壞
了他名節雖在席中如坐針氈衆人大酒大肉直喫
到夜徐用心生一計將大振碗滿斟熱酒碗內約有
斤許徐用捧了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徐能慌忙
來攙道兄弟爲何如此徐用道夜來船中之事做兄
弟的違拗了兄長必朕見痛若果朕不怪可飲兄弟
這甌酒徐能雖是強盜弟兄之間到也和睦只恐徐
用疑心將酒一飲而盡衆人見徐用勸了酒都起身
把盞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个大喜我等一人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慶一盃此時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飲衆人道徐二
哥是弟兄我們異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纏不過只
得每人陪過喫得酪酊大醉徐用見哥二坐在椅上
打瞌睡只推出恭提了燈籠走出大門從後門來門
却鎖了徐用從牆上跳進屋裏將後門鎖裂開取燈
籠藏了廚房下兩個丫頭在那裏盪酒徐用不顧選
到房前只見房門掩着裏面說話声响徐用側耳而
听却是朱婆勸鄭夫人成親正不知勸過幾多言語
了鄭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二既立意不願
從何不就船中尋个自盡今日到此那裏有地孔鑽

去鄭夫人哭道媽七不是奴家貪生怕死只恐有九
個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緊我丈夫就絕後了朱
婆道奶七你就生下兒女來誰容你存留老身又是
婦道家做不得程嬰杵臼也是枉朕徐用听到這句
話一脚把房門踢開唬得鄭夫人驚不附体連朱婆
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怕我是來救你的我哥二已
醉乘此机会送你出後門去逃命異日相會須記的
不于我徐用之事鄭夫人叩頭稱謝朱婆因說了半
日也半可憐鄭夫人情願與他作伴逃走徐用身
邊取出十兩銀子付與朱婆做盤纏引二人出後門

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囑付小心在意，說罷自去了。好似

搥碎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單說朱婆與鄭夫人尋思黑夜無路投遼信步而行只揀僻靜處走去顧不得鞋弓步窄約行十五六里蘇奶心中着忙到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動了沒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餘里天還未明朱婆原有個氣急的症候走了許多路發喘起來道奶不是老身有始無終其實寸步難移恐怕反拖累奶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前去好尋個安身之處老身

徐家管家婆李六多人
ナリ今亦二投メ交カア
ラハ乾淨好人ニナラト
思フ
美ニ食カテ之也

在此處途路還熟不消掛念鄭夫人道奴家患難之際只得相撇了只是媽一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一尊便老身不悞你的事鄭夫人纔回得身朱婆嘆口氣想道沒處安身索性做个乾淨人望着路傍有口義井將一双旧鞋脱下投井而死鄭夫人眼中流淚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餘里之程漸覺腹痛難忍此時天色將明望見路傍有一茅菴其門尚閉鄭夫人叩門意欲借菴中安歇菴內蒼應開門鄭夫人擡頭看見壁上加緊想道我來錯了原來是僧人聞得南边和尚們最不要好菜

中長按袋躲通用
卷之十一
六

紅強盜又撞了和尚却不嚇氣千死萬死左右一死
且進門觀其動靜那僧人看見鄭夫人丰姿服色不
像个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請入淨室問訊叙話起來
方知是尼僧鄭夫人方纔心定將黃天蕩遇盜之事
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二暫住スル幾日不妨却不敢
久留恐怕強人訪知彼此有損說猶未レ下鄭夫人腹
痛一陣緊一陣老尼年踰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曉
得些道兒問道奶二道痛陣到像要分娩セト一般鄭夫
人道實不相瞞奴家怀九个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路
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二莫惟我說這裏是

佛地不可污穢奶レ可往別處去不敢相留鄭夫人
眼中流淚哀告道師父慈悲爲本這十方地面不留
教奴家更投何處想是蘇門前世業重今日遭此冤
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罷菴後有个廁屋奶二
若沒處去權在那廁屋裏住下等生產過了進菴未
遲鄭夫人出於無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菴後廁屋
裏去雖則廁屋喜得不是个露坑到還乾淨鄭夫人
到了屋內一連幾陣緊痛產下一个孩兒老尼听得
小兒啼哭之声忙走來看說道奶二且喜平安只是
一件母子不能並留若留下小的我與你托入撫養

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在時，把那小官人棄了，不然佛地中啼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禍事。鄭夫人左思右量，兩下難捨，便道：「我有道理，將自己貼肉穿的一件羅衫，脫下，包裹了孩兒，拔下金釵一股，插在孩兒胸前，對天拜告道：『天主蘇雲，倘若不該絕後，願天可憐，遣个好人收養此兒，祝羅將孩兒遞與老尼，夾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声「阿彌陀佛」，接了孩兒，走去約莫半里之遙，地名大柳村，搬於柳樹之

分明路側重逢棄

疑是空桑再產伊

老尼轉來，回復了鄭夫人。鄭夫人一慟幾死。老尼勸解，自不必說。老尼淨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經，送湯送水，價看戲。鄭夫人、鄭夫人將隨身簪珥手釧，盡數解下，送與老尼，為陪堂之費。等待滿月，進齋，做了道姑。拜佛看經過了數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當塗縣，慈湖老菴中，潛住。更不出門，不在話下。却說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眾人見主人酒醉，先已各散去訖。徐能醒來，想起蘇奶之事，走進房看時，却是個空房，連朱婆也不見了。叫丫鬟問時，一個丫鬟口呆，對答不出。看後門大開，情知

走了，雖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趕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靜處，一直追來，也是天使其然，一逕走，那蘇奶一的舊路，到義井，跟頭看見一雙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舊鞋，認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難道他特地奔出法，到於此地，捨得性命，巴着井欄，一望黑洞地，不要管他再過一程，又行十餘里，已到大柳村前，全無踪跡，正欲回身，只听得小孩子哭响，走上一步看時，那大柳樹之下，一个小孩兒，且是生得端正，懷間有金釵一股，正不知什麼人撒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無子息，這不是皇天有眼。

朱婆夕升二投
慶夫人徐能分孩兒
把劍也孩兒哭

賜與我為嗣，輕一抱在懷裏，那孩兒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趕，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个女兒，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釵子，就做賞錢賞了，那婆娘教他好生餵乳，長大之時，我自看顧你，不在話下，有詩為証。

插下薔薇有刺藤
凡人不知識天公巧

養成乳虎自傷生
種就殃苗待長成

話分兩頭，再說蘇知縣被強賊擄入黃天蕩，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不該活，一千個也休了，只為蘇

長云兼人船中三子相
瓜兵之之之之之
卜林子平力云云

知縣後來還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直湏到嚮水
開邊，恰好有个徽州客船泊於開口，客人陶公夜半
正起來撒溺，覺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將篙摘起，却
是一个人，渾身細縛，心中駭異，不知是死的活的，正
欲推去，水中，有這等異事，那蘇知縣在水中浸了半
夜，还不曾死，開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見是活的，慌忙
解開繩索，將姜湯灌醒，問其緣故，蘇知縣備細告訴，
被山東王尚書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
公是本分生理之人，听得說要與山東王尚書家打
官司，只恐連累，有懊悔之意，蘇知縣看見顏色變了，

長按相亦恐想

相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盤費一空，文憑又失，此身
無所着落，倘有安身之處，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
恠，我說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聞事若只要
個安身之處，敝村有个市學，倘肯相就，权住幾時，蘇
知縣道：多謝多謝，陶公取些乾衣服，教蘇知縣換了，
帶回家中，這村各雖喚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
家多有兒女上學，却是陶公做領袖，分派各家輪流
供給，在家教學，不放他出門，看官牢記着，那蘇知縣
自在村中教學，正是

未司社稷民人事

权作之乎者也師

長按碎七月切美

却說蘇老夫人在家思念兒子蘇雲對次子蘇雨道
你哥三為官一去三年杳無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
親往蘭溪任所討个音耗回來以慰我懸三之望蘇
雨領命收拾包裹陸路短盤水路搭船不則一月來
到蘭溪那蘇雨是朴實莊家不知委曲一逕走到縣
裏值知縣退衙來私宅門口敲門守門皂隸急忙攔
住問是甚麼人蘇雨道我是知縣老爺親屬你快通
報皂隸道大爺好利害既是親屬可通个名姓小人
好傳雲板蘇雨道我是蘇爺的嫡親兄弟特地從涿
州家鄉而來皂隸兜臉打一碎罵道見鬼大爺自姓

高是江西人牛頭不對馬嘴正說間後堂又有幾個

聞蕩的公人聽得了走來幫與罵道那裏來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蘇雨再三分辨那个听他正在那里

七張八嘴東扯西拽驚動了房內的高知縣開私宅

出來問甚緣由蘇雨所說大爺出衙睜眼看時却不

是哥三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稟道小人是北直隸涿

州蘇雨有親兄蘇雲於三年前選本縣知縣到任以

後杳無音信老母在家懸望特命小人遠千里來

到此間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既在此榮任必知家兄

前任下落高知縣慌忙扶起與他作揖看坐說道你

令兄向來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將此缺補與下官既是府上都沒消息不是喪舟定是遭寇了若是中途病亡豈無一人回籍蘇雨听得哭將起來道老母家中懸念只望你衣錦還鄉誰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縣傍觀未免同袍之情甚不過意寬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煩惱且在澈治寬住一兩個月待下官差人四處打听令兄消息回府未遲一應路費都在下官身上便分付門子於庫房取書儀十兩送與蘇雨為程敬着一名皂隸送蘇二爺於城隍廟居住蘇雨雖承高公美意心下

痛著晝夜啼哭住了半月忽感一病服藥不愈嗚呼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見娘兒死別

高知縣買棺親往殯殮停柩於廟中分付道士小心看視不在話下再說徐能自抱那小孩兒回來教姚大的老婆做了乳母養為已子俗語道只愁不養不愁不長那孩子長成六歲聰明出眾取名徐繼祖上學攻書十三歲經書精通遊庠補廩十五歲上登科起身會試從涿州經過走得乏了下馬歇脚見一老婆一面如秋凜髮若銀絲自提一個磁甌向井頭汲



既^レ是^レ府上^レ都^レ没^レ消^レ息^レ不^レ覆^レ舟^レ定^レ是^レ
遭^レ寇^レ了^レ是^レ字^レ是^レトヨムハ其^レ義^レ我^レヲ失^レス

敬^レ治^レ拙^レ者^レガ領^レ所^レニ書^レ曰^レ儀^レ儀^レハ節^レ儀^レ
ナドノ儀^レ

書^レ物料^レト。程^レ敬^レ程^レハ課^レ程^レノ程^レニ毎^レ日^レ讀^レ
書^レ回^レノ入^レ用^レカ

水徐繼祖上前與婆二作揖求一甌清水解渴老婆
二老眼朦朧看見這小官人清秀可喜便留他家
裏喫茶徐繼祖道只怕老娘府上路遠婆二道十步
之內就是老身舍下徐繼祖真个下馬跟到婆二家
裏見門庭雖像舊家甚是冷落後邊房屋都被火焚
了瓦礫成堆無人收拾止剩得所房三間將土牆隔
斷左一間老婆二做個卧房右一間放些破家火中
間雖則空下傍邊供兩個灵位開寫着長兒蘇雲次
兒蘇雨所側邊是个耳房一个老婢在內燒火老婆
二請小官人於中間坐下自己陪坐喚老婢湊出一

盞熱騰騰的茶將托盤托將出來道小官人吃茶老
婆二看着小官人目不轉睛不覺兩淚交流徐繼祖
恠而問之老婆二道老身七十八歲了就說錯了一句
言語料想郎君不惟徐繼祖道有話但說何恠之有
老婆二道官人尊姓青春九歲徐繼祖叙出姓名年
方一十五歲今科僥倖中舉赴京會試老婆二屈指
暗數了一回撲簌二淚珠滾一個不住徐繼祖也不
覺慘然道婆二如此哀楚必有傷心之事老婆二道
老身有兩個兒子長子蘇雲叨中進士既受蘭溪縣
尹十五年前同着媳婦赴任一去杳然老身又遣次

男蘇雨親往任所，林探連蘇雨也不回來。後來聞人傳說，大小兒喪於江盜之手，次兒沒於蘭溪，老身痛苦無伸，又被鄰家失火，延燒臥室，老身和這婢子兩以杖住這幾間屋內，坐以待死。適纔偶見即君，面貌與蘇雲無二，又剛是十五歲，所以老身感傷不已。今日天色已晚，即君若不嫌貧賤，在草舍權住一晚，喫老身一餐素飯，說罷又哭。徐繼祖是個慈善的人，也是天性自然，感動心內，到可憐這婆子，也不忍別去，就肯住了。老婆子宰雞煮飯，管待徐繼祖，叙了二三日，更的話就留在中間歇息。次早老婆子起身，又留吃

了早飯，臨去時，依三不捨在被箱子內取出一件，不曾開拆的羅衫出來相贈，說道：這衫是老身親手做的，男女衫各做一件，却是一般花樣。女衫把與兒婦穿去了，男衫因打摺時被火燒落，下燒了領上，一個孔，老身嫌不吉利，不曾把與兒穿。至今老身收着，今日老身見了即君，就如見我蘇雲一般。即君受了這件衣服，倘念老身衰暮之景，來年春闈得第，衣錦還鄉，是必相煩，差人於蘭溪縣打聽蘇雲蘇雨一個，實信見報老身死，亦瞑目說罷，施聲痛哭。徐繼祖沒來由，不覺也掉下淚來。老婆子別了，徐繼祖上馬哭。

進屋去了。徐繼祖不勝傷感。到了京師。連科中了二甲進士。除授中書。朝中大小官員。見他少年老成。諸事歷練。甚相敬重。也有打聽他未娶。情願賂了錢。送女兒與他做親。徐繼祖為不曾稟命於父親。堅意推辭。在京二年。為急缺風憲事。選授監察御史。差往南京。剛卷就便回家省親。婦娶剛好一十九歲。徐能此時已做了太爺。在家中耀武揚威。甚是得志。正合着古人兩句。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再說鄭氏夫人在慈湖尼菴。一住十九年。不曾出門。

一日照鏡。覺得龐兒非舊。潸然淚下。想道。殺夫之仇。

未報。孩兒又不知生死。就是那時有人收留。也不知。

落在誰手。住居何鄉。我如今容貌憔悴。又是道姑。打。

扮料無人認得。況且吃了這九年安逸茶飯。定害菴。

中心中過意不去。如今不免出外托鉢。一來也幫貼。

菴中。二來往儀真一路去。順便打聽孩兒消息。當言。

大海浮萍。也有相逢之日。或者那天可憐。有近處人。

家拾得。撫養在彼。母子相會。對他說出根由。教他做。

个報仇之人。却不了却心願。當下與老尼商議停妥。

托了鉢盂。出菴而去。一路抄化。到於當塗縣內。只見。

願怨願

長按幫貼幫觀全

長按害虧也

照得憲天所門前搭
棚掛珠袖段扎統(坐
危)人(麻鳴)客(人)
九(故)危(門)之(危)危(危)
屋(カ)カ(ル)ヒ(ニ)テ

沿街搭彩迎接刷卷御史徐翁鄭夫人到一家化齋
其家乃是里正辭道我家窮接官一事甚是匆忙改
拜來布施罷却有爛墜一個人家有女眷開立在門
前觀看搭彩看這道姑生得十分精緻年也却不甚
長見化不得蓋便去叫喚他鄭氏聞喚到彼問訊過
了那女眷便延進中堂將素齋款待問其來歷鄭氏
料非賊黨想道我若隱忍不說到底終無結末遂將
十九年前苦情數一數一告訴出來誰知屏後那女
眷的家裏伏着聽了半日心懷不平轉身出來叫道
姑你受恁般冤苦見今刷卷御史到任如何不去告

狀申理鄭氏道小道是女流初未識字寫不得狀詞
那家長道要告狀我替你寫便去買一張三尺三寸的
綿紙從頭至尾寫道

告狀婦鄭氏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涿州籍貫夫蘇
雲由進士選授浙江蘭溪縣尹於某年相隨赴任
路經儀真因船漏過載豈期船戶積盜徐能糾夥
多人中途劫夫財謀夫命又欲姦騙氏身氏幸逃
出庵中潛躲迄今一十九年沉寃無雪徐盜見在
五堤街住懇乞 天臺捕獲正法生死叩恩激切
上告

鄭氏收了狀子，作謝而出，走到接官亭。徐御史正在
寧太道周兵脩船中，答拜船頭上，一清如水。鄭氏不
知利害，逕踏土船管船的，急忙攔阻。鄭氏便叫起屈
來。徐爺在艙中聽見，也是一緣一会，偏覺得音聲悽
慘，叫巡捕官接進狀子，同周兵備觀看，不看猶可。看
畢時，唬得徐御史面如土色，屏去從人，私向周兵備
請教。這婦人所告，正是老父李生欲待不准他狀，又
恐在別衙門告理。周兵道：「呵，呵，大笑道：『先生大人，正
是青年，不知機變。此事亦有何難，可分付巡捕官帶
那婦人，明日察院中審問。』」到那其間，一頓板子，將那

婦人敲死，可不絕了後患。徐御史起身相謝道：「承教
了，辭別周兵，備分付了巡捕官，說話押那告狀的婦
人，明早帶進衙門面審。當下回察院中安歇，一夜不
睡，想道：『我父親積年為盜，這婦人所告，或是真情，當
先劫財殺命，今日又將婦人打死，却不是冤上加冤。
若是不打殺他時，又不是小可利害。』」驀然又想起三
年前，涿州遇見老嫗，說兒子蘇雲被強人所算，想必
就是此事了。又想到我父親劫掠了一生，不知造下
許多冤業，有何陰德，積下兒子科第。我記得小時上
學，學生中常笑我不是親生之子，正不知我此身從

何而來此事除非奶公姚大知其備細心生一計寫就一封家書書中道到在忙促不及回家特地迎接父叔諸親南京衙門相會路上乏人伏侍可先差奶公姚大來當塗采石驛莫誤莫誤次日開門將家書分付承差送到儀真五霸街上太爺親拆巡捕官帶鄭氏進衙徐繼祖見了那鄭氏不由心中慘然畧問了幾句言語就問道那婦人有兒子沒有如何自家出身告狀鄭氏眼中流淚將菴中產兒并羅衫包裹和金釵一股留于大柳村中始末又備細說了一遍徐繼祖委決不下分付鄭氏你且在菴中暫住待

我察訪強盜着實再來喚你鄭氏拜謝去了徐繼祖起馬到采石驛住下等得奶公姚大到來日間無話直至黃昏深後喚姚大至於卧榻將好言撫慰問道我是誰人所生姚大道是太爺生的再三盤問只是如此徐爺發怒道我是他生之子備細都已知道你若說得明白念你妻子乳哺之恩免你本身一刀若不說之時發你在本縣先把你活活敲死姚大道實是太爺親生小的不敢說謊徐爺道黃天蕩打劫蘇知縣一事難道你不知姚大又不肯明言徐爺大怒便將憲票一幅寫下姚大名字發去當塗縣打一百

討氣絕。纔姚大見了憲票，着了忙，連忙磕頭道：「小的願說只求老爺莫在太爺面前洩漏。」徐爺道：「凡事有我做主，你不須懼怕。」姚大遂將打劫蘇知縣謀蘇奶奶爲妻及大柳樹下拾得小孩子回家教老婆接奶備細說了一遍。徐爺又問道：「當初裹身有羅衫一件，又有金釵一股，如今可在？」姚大道：「羅衫上染了血迹，洗不淨，至今和金釵留在此時。」徐爺心中已自了然，分付道：「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明早打發你回家，取了釵子羅衫，星夜到南京衙門來見我。」姚大領命自去。徐爺次早一面差官將盤纏銀兩好生接取。

慈湖菴鄭道姑到京中來見我，一面交牌起程往南京到任，正是

少年科第榮如錦

御史威名猛似雷

且說蘇雲知縣在二家村教學，想起十九年前之事，老母在家音信隔絕，妻房鄭氏懷孕在身，不知生死下落，日夜憂惶，將此情告知陶公，欲到儀真尋訪消息。陶公苦勸安命，莫去惹事。蘇雲乘清明日，各家出去掃墓，乃寫一謝帖，留在學館之內，高謝陶公收拾了筆墨出門，一路賣字爲生，行至常州烈帝廟，日晚投宿，夢見烈帝廟中，燈燭輝煌，自己拜祝，求籤三語。

云

陸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葉遇狂風

夢知骨肉團圓日
只在金陵豸府中

五更醒來記得一字不忘自家暗解道江中被盜遇

救在山中住這幾年首句陸地安狀水面凶已自應

了。一林秋葉遇狂風應了骨肉分飛之象難道還有

團圓日子金陵是南京地面御史衙門號為豸府我

如今不要往儀真徑到南都御史衙門告狀或者有

伸冤之日天明起來拜了神道討其一答若該往南

京乞賜聖茗邸下果然是个聖茗蘇公欢喜出了廟

門直至南京寫下一張詞狀到操江御史衙門去出

告狀云

告狀人蘇雲直隸涿州人忝中某科進士初選蘭

溪知縣携家赴任行至儀真禍因舟漏重僱山東

王尚書家船隻過載豈期舟子徐能徐用等慣於

江洋打劫夜半移船僻處縛雲拋水幸遇救免教

授懶口行李一空妻僕不知存亡勢宦養盜非天

莫勦生忠

那操江林御史正是蘇爺的同年看了狀詞甚是憐

憫即刻行了文書支會山東撫按着落王尚書身上

要強盜徐能徐用等剛上發了文書刷卷御史徐繼祖來拜操院偶然叙及此事徐繼祖有心別了操院出門即時叫听事官將操院差人喚到本院衙門有話分付徐爺回衙門听事官喚到操院差人進衙磕頭稟道老爺有何分付徐爺道那王尚書船上強盜本院已知一二今本院賞你盤纏銀二兩你可暫停兩三日待本院喚你們時你可便來管你有處緝拿真賊真盜不須到山東去得差人領命去了少頃門上通報太爺到了徐爺出迎就有踟躇之意想着養育教訓之恩上怨也要分明今日且盡个礼數當下

差官往河下接收到衙原來徐能徐用起身時連這一班同夥趙三翁鼻涕楊辣嘴范剝皮沈鬍子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備了白金賀禮一齊來慶賀徐爺這是天使其然自來投死姚大先進衙磕頭徐爺教請太爺二爺到衙鋪壇拜見徐能端然而受次要拜徐用徐用抵死推辭不肯要徐爺下拜只是長揖趙三等一夥同來在徐能家把徐繼祖當做子姪之輩今日高官顯耀時勢不同趙三等口稱御史公徐繼祖口稱高親兩下賓主相見備款待至晚徐繼祖在書房中密喚姚大討他的金釵及帶血羅衫看了

那羅衫花樣與涿州老婆婆所贈無二那老婆婆又說我的面龐與他兒子一般他分明是我的祖母那慈湖菴中道姑是我親娘更喜我爺不死見在此間告狀骨肉團圓在此一舉次日大排筵宴在後堂管待徐能一夥七人大吹大擂介飲酒徐爺只推公務獨自出堂先教聚集民壯快手五六十人安排停當聽候本院揮扇為號一齊進後堂擒拿七盜又喚操院公差快快請告狀的蘇爺到衙門相會不一時蘇爺到了見徐爺便要下跪徐爺雙手扶住彼此站立問其情節蘇爺含淚而語徐爺道老先生休得愁

煩後堂有許多貴相知在那裏請去認一認蘇爺走入後堂一者此時蘇爺青衣小帽二者年遠了三者出其不意徐能等已不認得蘇爺了蘇爺時刻在念到也還認得這班人的面貌看得仔細喚了一驚倒身退出對徐爺道這一班人正是船中的強盜為何在此徐爺且不迴話舉扇一揮五六十個做公的蜂擁而入將徐能等七人一齊捆縛徐能大叫道繼祖孩兒救我則個徐爺罵道死強盜誰是你的孩兒你認得這位十九年前蘇知縣老爺麼徐能就罵徐用道當初不聽吾言只教他全屍而死今日悔之何及

又教姚大出來對證各各無言徐爺分付巡捕官將這八人與我一總發監明日本院自備文書送到縣院衙門去發放已畢分付關門請蘇爺復入後堂蘇爺看見這一夥強賊都在酒席上擒拿正不知甚麼意故方欲待請問明白然後即謝只見徐爺將一張交椅置於面南請蘇爺上坐紮頭便拜蘇爺慌忙扶住道老大人素無一面何須過謙如此徐爺道愚男一向不知父親踪跡有失迎養望乞恕不孝之罪蘇爺還說道老大人不要錯過了學生並無兒子徐爺道不孝就是爹上所生如不信時有羅衫為證徐爺先

取涿州老婆婆所贈羅衫遞與蘇爺蘇爺認得領上燈煤燒孔道此衫乃老母所製從何而得徐爺道還有一件又將血漬的羅衫及金釵取來蘇爺觀看又認得此釵乃吾妻首飾原何也在此徐爺將涿州遇見老母及采石關中道姑告狀并姚大招出情由備細說了一遍蘇爺方纔省悟抱頭而哭事有湊巧這裏恰纔父子相認門外傳鼓報道慈湖觀音菴中鄭道姑已喚到徐爺忙教請進後堂蘇爺與奶上別了一十九年到此重逢蘇爺又引孩兒拜見了母親痛定思痛夫妻母子哭做一堆然後打掃後堂重排

慶賀筵席正是

樹老抽枝重茂盛

雲開見月倍光明

次早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及府縣官員聞知徐爺骨肉團圓都來拜賀操江御史將蘇爺所告狀詞奉還徐爺派其自審徐爺別了列位官員分付手下取大毛板伺候於監中吊出眾盜一个七脚鐐手相跪於階下徐爺在徐家生長已熟知這班兇徒殺人劫財非止一事不消拷問只有徐用乎昔多曾諫訓且蘇雲夫婦都受他活命之恩叮囑兒子要出脫他徐爺一筆出豁了他趕出衙門徐用拜謝而去山

中長按毛板毛竹
一名石頂頭三寸圍圍
寸厚七八寸重約每
斤打了定限

東王尚書寫遠無干不須推究徐能趙三首惡打八

十楊辣嘴沈鬍子在船上幫助打六十姚大雖也在

船上出尖其妻有乳哺之恩與翁鼻涕范剝皮各只

打四十板雖有多寡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姚

大受痛不過叫道老爺親許免小人一刀如何失信

徐爺又免他十板只打三十打完了分付收監徐爺

退於後堂請命於父親草下表章將此段情由具奏

天子先行出姓改各蘇泰取否極泰來之義次要將

諸賊不時巡決各賊家財合行籍沒為邊儲之用表

尾又說臣父蘇雲二甲出身一官未赴十九年患

之餘宦情已淡臣祖母年踰八袞獨居故里未知存
亡臣年十九未娶繼祀無望懇乞天恩給假從臣父
暫歸涿州省親婦娶云云奏章已發此時徐繼祖已
改名蘇泰將新名寫帖遍拜南京各衙門又寫年侄
帖子拜謝了操江林御史又記着祖母言語寫書差
人往蘭溪縣查問蘇雨下落蘭溪縣差人先來回報
蘇二爺十五年前曾到因得病身死高知縣殯殮言
寄在城隍廟中蘇爺父子痛哭了一場即差前當人
贖了盤費銀子重到蘭溪於水路僱船裝載二爺靈
柩回涿州祖坟埋葬不一日奏章准了下來一

准仍封蘇雲為御史之職欽賜父子馳驛還鄉刑部
請蘇爺父子同臨法場監刑請盜蘇泰預先分付獄
中將姚大溢死全屍也等語其一刀徐能嘆口氣道
我雖不曾與蘇奶二成親做了三年太爺死亦甘心
了各盜面面相覷延頸受死但見

兩聲破鼓一棒碎鑼鳴監斬官如十殿閻王削
子手似飛天羅刹刀斧劫來財帛萬事皆空江湖
使盡英雄一朝還報森羅殿前個個盡驚兒鬼至
陽間地上人人都慶賊人亡

在先上本時便有文書知會揚州府儀真縣官將

強盜六家，預先懸出人口，封鎖門戶，縱有金寶如山，都爲官物家。一女哭兒啼，人離財散，自不必說。只有姚大的老婆，原是蘇御史的小母，一步一哭到南京來，求見御史老爺。蘇御史因有乳哺之恩，況且丈夫已經正法，罪不及祭，又恐奶子傷心，不好收留，把五十兩銀子賞他爲終身養生送死之資，打發他隨便安身。京中無事，蘇太爺辭了年，兄林探江御史公別了各官，起馬前站，插兩面金字牌，一面寫着奉旨省親，一面寫着欽賜端娶旗，備鼓吹，好不齊整。鬧嚷嚷的，從揚州一路而回，道經儀真，蘇太爺甚是傷感，鄭

老夫人又對兒子說起朱婆投井之事，又說虧了菴中老尼，御史公差地方訪問義井，居民有人說十九年前是曾有個死屍浮于井面，衆人撈起三日無人識認，只得斂錢買棺盛殮，埋於左近一箭之地。地方回復了御史公備了祭祀，及紙錢冥錠，差官到義井墳頭，通名致祭，又將白金百兩送與菴中老尼，另封白銀十兩，付老尼啟建道場，超度蘇二爺朱婆及蘇勝夫婦亡靈。這叫做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蘇公父子親往拈香拜佛，諸事已畢，不一日行到山東臨清頭站，先到渡口，駟驚動了地方上一位鄉宦，那人姓王

名貴官拜一品尚書告老在家那徐能攬的山東王尚書船正是他家徐能盜情發了操院拿人鬧動了儀真一縣王尚書的小夫人家屬恐怕連累都搬到山東依老尚書居住後來打听得蘇御史審明船雖尚書府水牌止是租賃王府並不知情老尚書甚是感激今日見了頭行親身在渡口駟迎接見了蘇公父子滿口稱謝設席款待席上問及御史公欽賜婦娶不知誰家老先兒的宅眷蘇雲答道小兒尚未擇聘王尚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二八才貌頗稱倘蒙御史公不棄老朽老夫願結絲蘿蘇太爺謙

讓不遂只得依允就於臨清暫住擇吉日行聘成親有詩爲証

月下赤繩曾縮足

何須射甲雀屏目

當初恨殺尚書船

誰想尚書爲眷屬

三朝以後蘇公便欲動身王尚書苦留蘇太爺道父別老母未知存亡歸心已如箭矣王尚書不好捱閣過了七日備下千金粧奩別起夫馬送小姐隨夫衣錦還鄉一路無話到了涿州故居且喜老夫人尚然清健見兒子媳婦俱已齊老不覺感傷又見孫兒就是同年汲水所邀的郎君欢喜無限當初只恨無子

今日抑且有孫兩代甲科僕從甚衆，居火焚之餘，安頓不下，暫借察院居住，起建御史第，府縣都來助工，真个是不日成之。蘇雲在家奉養太夫人，直至九十餘歲方終。蘇泰歷官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二子，將次子承繼，為蘇雨之後，二子俱登第，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後人有詩云：

月黑風高浪沸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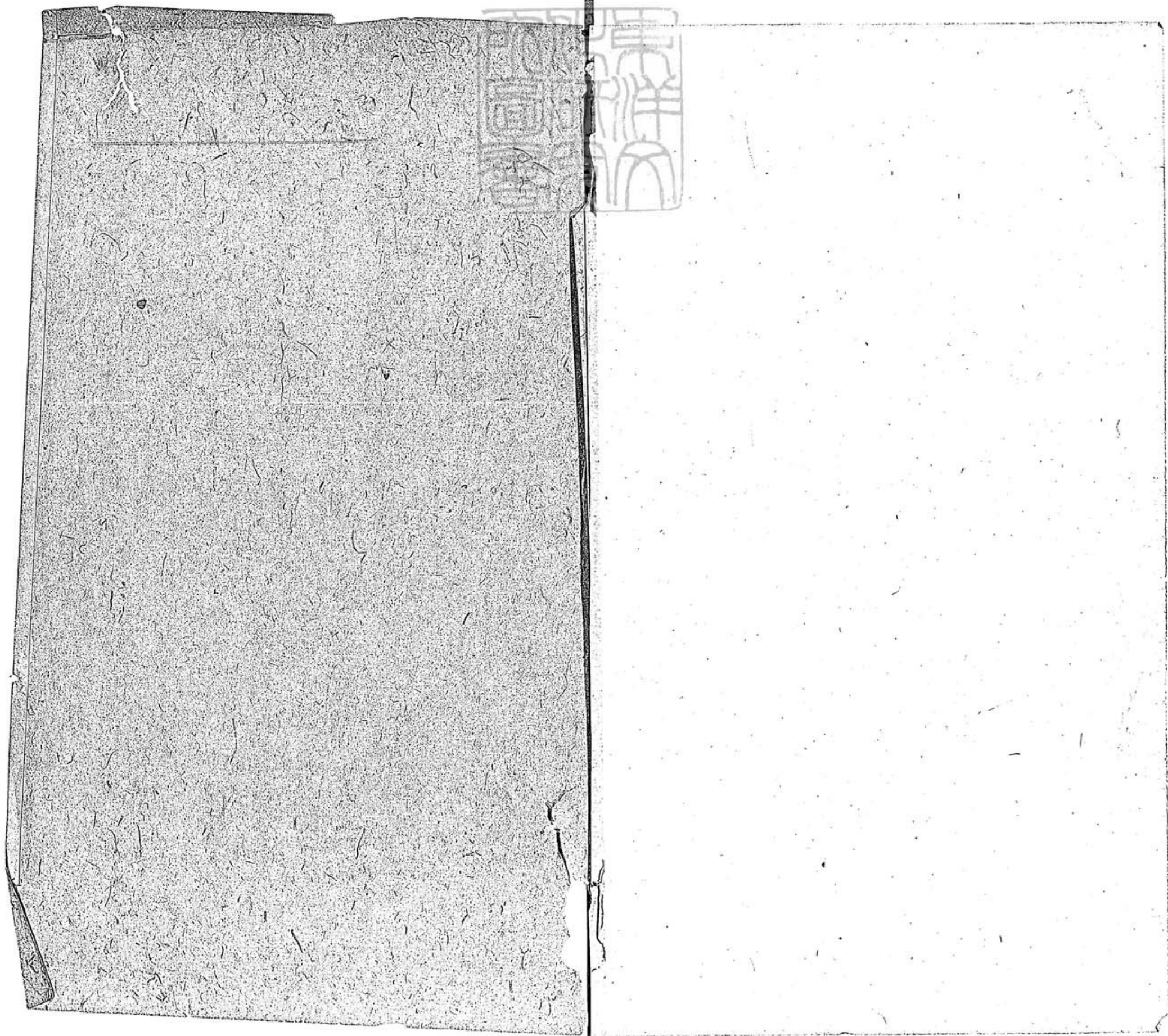
黃天蕩裏賊猖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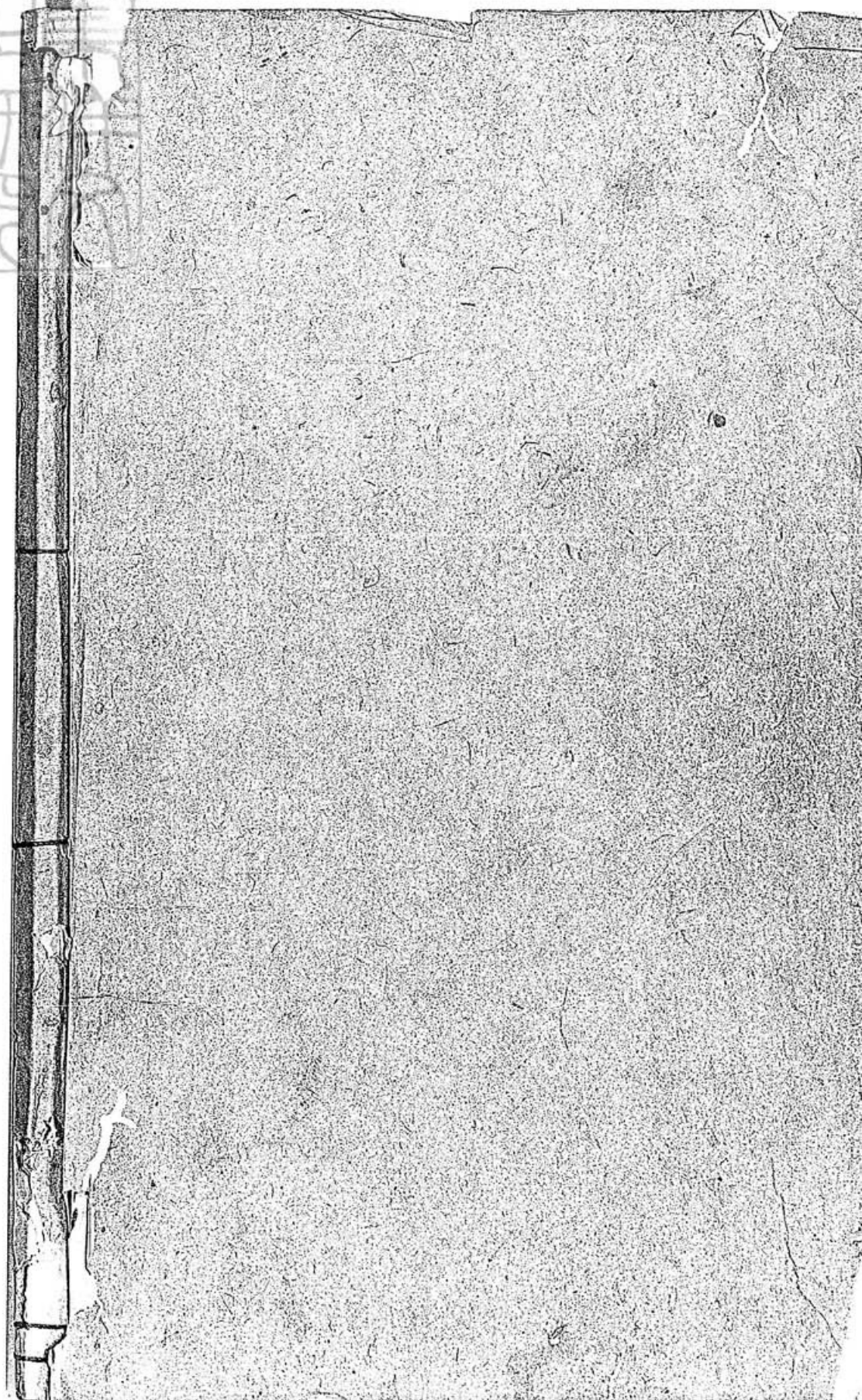
平波往復背天埋

那覩說人壽論長

蘇雲輪書道：老夫有一末堂幼女年方十八，不親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